

米面馍馍,顾名思义就是用小米面蒸的馍馍。以前蒸米面馍馍用的米面不是在石磨上磨的,而是上碾碾的。碾米面是很讲究,也是很费工的。碾米面比磨白面还要费工。

碾米面需先捞米。将小米倒入清水中,用笊篱捞出,倒在用棍杆穿的盖罩上晾晒、沥水,这叫捞米。牛喜欢喝捞米水。捞米水饮牛,牛能喝得肚子鼓鼓的,撑得咩咩地叫。腊月里,大街上听到谁家的牛咩咩地叫,不用问,这家人捞米了。

盖罩上湿淋淋的小米,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,浮水一部分吃进米里,一部分沥掉蒸发掉,待小米散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面子,叫碾米面。

碾米面是个忙碌活。有管着看碾的,有管着罗的,有管着整理罗的。管着看碾的,不时地喝赶着老牛,在老牛拉着碾碾子一圈一圈不停地运转下,瞅准时机,拿着簸箕将米或米糝均匀地添到碾盘中心,将碾盘上循到碾盘边上待罗的含有米面的米糝收到簸箕里,传给管着罗的。管着罗的就一罗一罗地罗。米面湿,不好罗,为了下面子,罗

大小子,不老不小,在家里,尊老尊不着他,爱幼爱不着他,有口好吃的难掉到他们嘴里。半大小子,没娶媳妇没成家,在家里还算不上个人物,没有陪亲戚陪客人吃饭的资格。半大小子,过了年肩负着家庭使命去走亲戚,自然是关心着吃。

穷怕亲戚,富怕贼。过了年来亲戚,最怕的是来半大小子,老人的俗语: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。”十几岁的男孩子,正是长身子长个儿,正是装饭的时候,大白馍馍两个不够三个不饱,吃得让人心疼。

给姑姑父拜年,给姨母姨父拜年,姑母姨母当家主事的,吃好吃歹都行。姑母姨母不当家不主事的,半大小子们也不去拜年。

外甥去姥姥家,给姥爷姥姥给舅舅舅妈拜年,总是要去的,不管她姥爷当家不当家总是要去的,那里是自己的一股血脉。去姥姥家拜年,要是姥爷姥姥当家主事,自是没的说,要是姥爷姥姥“退居二线”了,舅子当了家主了,就有故事了。

有的人从姥姥家回来,进家就诉委屈:



### 米面馍馍

◎回邦利

在罗床上撞得咩咩地响。尽管这样使劲地罗,不长时间罗眼还是给糊住了,下面子了,就得换罗。管着整理罗的就晒罗就清理罗。碾米面多是三几家的主妇合伙,碾了这家的再碾那家的。

蒸米面馍馍和蒸白面馍馍一样,也是先发面。米面比白面发酵得快,容易发过了,发过了酸。将米面发酵好,像蒸白面馍馍那般蒸米面馍馍。蒸米面馍馍面硬了不好,米面馍馍硬了不好吃。金黄色的米面馍馍,不酸不硬,就着大葱蘸酱,吃起来别有一种米香。

以前,麦子稀罕。年来节到,人们总想把生活搞得再好一点,总想把窝头换成馒头,白面不多,就蒸米面馍馍。但,米面馍馍远不如白面馍馍讨人喜欢。

以前,过了年走亲戚,人们关心着吃,吃的好不光是舌尖上舒服、肚子里好受,更是说明亲戚拿着当回事。

过了年走亲戚,最关心吃的是半大小子。半

“让俺吃的米面馍馍……”

进家就是不说,多不问,娘总是要问的:“让你吃的啥?”

要是午饭吃的是白面馍馍猪肉汤,晚饭吃的是水饺,娘喜上眉梢,要是午饭吃的米面馍馍,晚饭吃的杂面条,娘的嘴一下子就撅起老高,心里甚至嘴里就说了:

“舅是亲舅舅,妯子……”

以前那么好吃的米面馍馍没了。石碾没了,就是石碾还有,也没人费那个劲捞米碾米面了。

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集市上的麦子5毛钱1斤,谷子2毛8分钱1斤。100斤谷子出70斤小米,如此算来小米4毛钱1斤,也不如麦子贵,当然更不如白面贵。现在超市里买1斤小米的钱能买3斤白面。

天下的外甥们可以放心了,过了年去姥姥家拜年,不会有谁的妯子让吃米面馍馍了,白面馍馍撑死你!

作者系一中退休教师

## 七律·寻秋(平水韵)

◎魏发家

寻秋何必赴边山,  
碧水环城戏白鸥。  
昨夜甘霖清绿树,

今朝彩蝶舞花间。  
凉风绕柳翻诗页,  
韶乐穿林绘彩烟。

善美济阳旧貌,  
先行区北展新颜。  
作者单位:区税务局

## 战“疫”诗歌四首

◎张善祯

(一)施策  
领袖亲自定方针,  
众志成城献爱心,  
科学防治是关键,  
中西结合是神丹。  
(二)赞钟南山  
民族脊梁钟南山,

老当益壮赴前线,  
危难时刻何所惧,  
精忠报国赤子胆。  
(三)奋战  
白衣天使忘昼夜,  
全神贯注救病患,  
党员先锋是旗帜,

火线入党偿夙愿。  
(四)凯旋  
援鄂战疫全获胜,  
班师回府贺劳旋,  
欢歌擂鼓动山川,  
内外严防不松懈。



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历程的小说  
鞠慧 / 著

### 丁香季

济南出版社

面前课本上的字一行行在她眼前闪过,却一个也进不到脑子里去。以往看一遍就能记住的公式、单词,现在背上好几遍之后,再反过来看,竟然觉得没有一点印象。

以往让她觉得很无奈甚至有些反感的报告会,却时时在眼前闪现。她站在讲台上,思绪纷飞,神采飞扬。台下,那些学弟学妹们满是崇拜的目光,掌声,一波又一波雷鸣般响起……

有时,望着窗外随风摇曳的绿柳,一个念头会突然冒上来:今天会有学校请我去作报告吗?对报告会,她竟有了些许的期盼。

走出校门,她会暂时忘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大脑会暂时地清醒。

和肖晓和好,她们两个人跟从前一样,还是一起去餐厅,一起回宿舍,一起到教室。但肖晓发现,金春雨不再那么爱说爱笑了,她总是默默地走着,很少说话,也很少去看周围的一切。她总是找理由不在餐厅吃饭,买好饭后,她更愿意回教室去吃。有时,她甚至不愿出去买饭,让肖晓或别的同学给她捎回来。

除去宿舍和教室,金春雨很少在别的地方露面。在教室里,她总是坐在课桌前,眼睛盯着面

前的书;回到宿舍,她会飞快地爬到床上去,打开手机,一刻不停地忙着。有时快到上课时间了,不是肖晓催她,她也想不到下课。有时晚上熄灯很久了,她也不睡,躲在被窝里,对着手机不停地忙活着。

以往下了课,金春雨总是和肖晓她们又拉又拽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,无所顾忌地疯上一阵。

大课间了,她会带了跳绳,到操场边上跳一会。金春雨跳绳跳得很好,她跳得又快又稳,别人才跳了十来下,她已经跳到快二十下了;别的同学跳上几十下就坏了,她,几百下也不坏。所以在剪刀、包袱、锤子定谁先跳的时候,肖晓有时会和金春雨私下商量好了,不让金春雨先跳。别的同学先跳,能跳好几个人,金春雨先跳,好多时候上课的时间到了,她一个人也还没跳完。金春雨学习成绩很好,但玩剪刀、包袱、锤子她不行,就是肖晓不和同学私下商量好了“算计”她,她能赢的时候也很少。金春雨从不计较输赢,即使知道了肖晓她们做手脚,她也不恼,顶多撵着肖晓追一阵,等到追上了,“逼”肖晓说一句“下回不”之类的话,也就算了。

可现在金春雨好像对什么都不再有兴趣,除

去那部粉红色的手机。课外活动的时候,肖晓想拉金春雨去跳绳。这回,她私下也跟同学说好了,剪刀、包袱、锤的时候,一定要让金春雨赢。

金春雨死活也不去:“操场上那么多人,去干嘛?”

肖晓还是拉她:“你作报告的时候,台下的人不比这多呀?你以前不是说了吗,人多才热闹呀!去吧,都好长时间没跟你比了,你看一下,我快赶上你了。”

“要不,明天吧。明天再去。”金春雨实在推脱不过,只好这样说。

肖晓见她实在不想去,也不好太勉强她,只得作罢。

等明天再约她出去了,她又会有新的理由:作业还没做完呢;累了,不想动等等。反正就是不去。

就是在宿舍和教室里,金春雨也很少说话。她有时是对着一本书看,好久也不见她翻一页;有时又会望着某个不可知的地方静静地发呆,好久好久。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只有面对那部手机的时候,她才会恢复到曾经学习时的样子,认真专注到陶醉。

金春雨极少用手机打电话,她也确实没地

方可打。她的手机两块电池,每天都要充电。有时她会想,周钰也有一部手机的话,那该多好啊,想他的时候,就可以跟他说说话,或者发个短信,或者直接在QQ上聊,想什么时候聊就什么时候聊,想聊什么别人谁都不知道。那多过瘾啊。

可是,他没有。唉!

肖晓和周钰他们本来商量着想找梅晓玫老师说一下,让她劝劝金春雨的,但想到梅晓玫老师现在心情也不好,也就不再好意思找她。

梅晓玫老师的老公找到学校来闹了一场,他说梅晓玫老师不管家也不管老人也不管孩子,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。他找到校长,说要离婚。任凭王副校长怎么劝说都不行。离开学校前,他非要让梅晓玫老师一起回家。梅晓玫老师说等放了学就回去,可他不干,趁喝了酒,拉着梅晓玫老师的手,猛一下把她甩了出去。多亏梅晓玫老师扶住了一棵树,才没有摔倒。但她的手上却碰破了一块皮。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吴家桥看也没看梅晓玫老师流血的手,钻进车里,发动了车子。

